

守山閣叢書

經集

守山閣叢書

卷一

禮記訓義擇言

寶善堂藏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自檀弓至雜記於註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爲之折衷與陳澧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爲精核如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呂氏謂祔祭卽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旣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于新廟此廟實爲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于廟門外注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

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又如玉藻云襲裘不入公門疏曰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據曲禮疏襲衣卽所謂中衣永謂裼衣上卽爲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曰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卽爲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復更有中衣可知雖孔疏所說據玉藻有長中繼揜尺之文然繼揜尺之中衣不襲裼衣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衿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綳紩漢書萬石君傳註中衿若今中衣釋名中

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卽褻衣也然則中衣但得襲褻衣不得襲裼衣也孔疏顯誤亦以永說爲確又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旣顙其練祥皆行註曰言今之喪旣服顙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永謂玩註旣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顙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旣顙而值前喪一期再期也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疏曰謂母死旣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然則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旣葬然後補行明

矣永於下節旣字乃字之義疏解明確卽上下二節之義亦俱可貫通其他若辨程大昌免爲免冠及皇氏髻衰爲露紒髻之誤尤爲精鑿不磨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王肅謂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永特宗其說而於經文弟字雖不敢如劉如蔡謨直以爲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註爲得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于古義者不能也

禮記訓義擇言引

禮記一書裁自小戴馬融附益之凡四十九篇雖精粗兼載
純駁不一先王遺制聖賢格言往往賴之而存而讀者病其
顛取殘編斷簡雜亂無次臨川吳氏別爲刪定大學中庸不
廁禮篇投壺奔喪列爲禮之正經冠昏飲射燕聘六義別輯
爲傳以附經此外存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曰喪禮者十有
一曰祭禮者四曰通論者十有二每篇中科分櫛別以類相
從章之大旨標識於左此自吳氏一家之書非可通行之於
學校與鄉塾也類編之書便於考索不便於授讀論語孟子
豈皆以類編記哉昔唐魏鄭公嘗進類禮二十篇太宗雖嘉
之錄置祕府而命儒臣纂修正義必仍禮記原文古之簡策

不可輕移動也雖明知其脫文錯簡誤文衍文猶仍之今吳氏之書多以臆割裂竄易失其本義且本文亦多刊落方謂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密不但爲戴氏忠臣後學讀之甚疑焉高安朱文端公因其書多裒聚諸家之說也遂撰禮記纂言而附已說於後以示折中焉永昔在休寧程大史恂處常以此書置案頭隨筆籤識僅得十五篇程爲詮次錄一本今學徒往往傳錄而全書未能卒業因年力已衰非復曩時之精銳故也吁經義難明禮家尤號聚訟制度名物歷代先儒解詁或中或否猶多遺義未經搜索者何可勝數萬稗瓦礫無非道也是以錄而存之乾隆庚辰夏五月

江永識

禮記訓義擇言卷一

守山閣叢書 經部

婺源江永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曲禮上

很母求勝分母求多

草廬吳氏引鄭氏曰求多爲傷平也

按鄭氏爲傷平也總解母求勝母求多蓋與人鬪爭必求勝亦是傷平吳氏引舊注增求多二字專釋下一句非也

立如齊

按齊嚴敬貌如齊者正立自定不跛不倚儀禮所謂疑立是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朱子云禮有常度不可爲媚以求說於人辭達則止不貴於多

按當從朱子說不妄說人若孟子不與王驩言不辭費若

冠禮祝辭昏禮戒女及主賓之辭祝嘏之辭皆不尙多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按踰節則招辱未確當云踰節則無度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按共由者爲道同得者爲德仁與義其大目也非禮則仁
義無節文而道德亦爲虛位此論其理如此未論人之所
以修身下文亦無分承之意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鄭注宦仕也疏引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六藝左傳趙盾見靈輒餓

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吳氏云宦學猶言遊學也有事師之禮然後師友之情親

按注疏分仕學爲二事陳氏集說從之未當當從吳文正

之說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按班朝治軍蒞官行法孔疏陳氏皆分爲四事吳氏謂班朝治軍蒞官三者各有其法似皆未安愚謂二句分三事蒞官行法言當官而行法令也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

按樂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與此句文勢正相似宜作一句讀作字勿絕句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尙往來

孔疏云三皇五帝時淳厚不尙往來之禮所貴在德

德主施但施而不希其反三王之時施則望報以爲常事故其禮主尙往來

按古初人心淳厚渾忘施報之名後王制禮則因人情之常施報務其相稱是以有交際往來之禮往不來來不往

有施而無報皆非禮也孔疏得之但不當以三皇五帝三

王時為限耳

百年曰期頤

呂氏云人生以百年為期故曰期朱子曰期當音居宜反論語期可已矣與暮字同周而之義

也期謂百年已周頤謂養而已期如上句幼弱耄悼等字頤如上句學冠不刑等字

按當從朱子說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呂氏曰老夫長老之稱已國稱名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

也朱文端公云於他國言老夫不自有其貴也本國稱名并不自稱老也

按二說當兼存之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

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此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朱子云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天子

之賜又爵秩所當得
豈容獨辭而不受耶

按此言爲人子者父在時三命爲大夫而父未得爵命不敢受尊物以踰於父也君雖賜之臣必固辭之如固辭不獲命亦受之而弗敢乘辭者禮之經也受而不用者禮之權也此經但論人子孝敬不敢踰父之初心言經而未及權是以第云不及車馬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按三賜不及車馬非實有孝敬之心者不能卽此一事而孝行已著諸德亦皆備矣州閭鄉黨非親非友故以稱孝屬之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陳氏云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身不他用也

按陳氏說簡而當

恒言不稱老

按孔疏引或說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感動其心此說得之陳氏云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

此說亦善

祭祀不為尸鄭注尸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按祭者子行安能必得無父者但非主祭者之子則可矣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鄭注死為報仇雖呂氏云許者許其託先儒謂許報仇雖父母沒亦不可患難

相死兄弟之道也朋友以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君子謂之不義也

按不許友以死坊記所謂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也朋友亦

有患難相死之道非謂若聶政之爲謂友有危難忘身救之或冒險脫友於阨如李篤之匿張儉或犯顏雪友之冤如左儒之爭杜伯固有激於義而爲之者矣父母在恐危親故不許舊說以爲報仇者固非呂氏曲避報仇之說謂許者許其託然經文曰不許友以死不曰不許友於託則此說亦非確訓

負劍辟咥詔之

按古人常帶劍於脅亦或帶之於背拔劍則俯身而出之如荆軻傳秦王劍長不能拔左右呼曰王負劍此負劍或卽荆軻傳之負劍謂長者俯身與之語如負劍之狀也如此則負劍與辟咥相對負劍俯其身辟咥辟其口或亦可